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毛公案 第一回 毛巡按奉旨出京 味大義惡兄害弟

閒坐窗前觀古今，信筆揮成小段文。  
心懷郝膽思報國，私行暗言為黎民。  
良鄉縣治出逆子，膽大提刀殺母親。  
不念恩情忘根本，怎曉空中暗有神。  
毛公巧判擒忤逆，報應循環針對針。

話說大明嘉靖二十一年，出了一位為國賢臣，這位老爺姓毛名登科，表字成名，祖居直隸冀州，襄強縣人氏，乃是兩榜出身，欽點翰林院庶吉士。當差已滿，放了一任都察院，巡視城中。這位老爺秉性忠直，不避權奸，一清如水，軍民人等無不感仰。欽限一年已滿，吏部尚書馬燮清保奏：「毛登科清廉，愛民如同赤子。現今欽限已滿，求吾主擢用。」嘉靖皇帝大悅，降旨：「毛登科職守忠正無私，朕欽命毛登科巡按直隸，剪惡安良，查參貪官污吏，勿負朕意。欽此欽遵。」毛大巡上殿謝恩，請訓已畢，辭駕出朝，回到私第，遂自己改換行裝，假扮一個貧儒，寫了一個白布招幌，上寫「專理方脈，誠演《周易》，善批流年八字，善觀陰陽二宅，專門相法」。遂將文房四寶放於裝文袋內，悄悄出了北京，順這陽關大路走去，各處暗訪私查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涿州良鄉縣有一姚家莊，莊內有一位姚員外，名姚鳳，表字鳴岐，家財萬貫。安人高氏所生二子，長子姚庚，次子姚義，俱娶有妻房。姚庚性情奸狡，兇惡忤逆；妻劉氏悍潑不賢。

姚義性情孝悌慈善；妻楊氏素嫺受過閨訓，知三從，曉四德。

一家六口，皆已和睦，真是豐衣足食。不上幾載，姚義生一子，乳名金鐘；次年姚庚生一子，乳名玉磬。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

光陰迅速，金鐘九歲，玉磬八歲，皆送在學塾攻書。金鐘學名文興，玉磬學名文隆，上學下學皆是同去同來，共習文業。

一日，老員外身得重病，臥牀不起，請醫求神，全然無效。

老員外向老安人含淚說道：「為夫病已沉重，大約命近無常。」

我六旬以外之人，死不足惜。我有一事掛心，咱那長子姚庚生性奸狡。次子姚義純厚知禮，恐被姚庚欺壓。我意欲給他兄弟二人將家產分開，異居各炊，令他倆輪流孝養你。你看如何？」

老安人含著淚說：「正該如此。」老員外命丫鬟將姚庚、姚義、劉氏、楊氏、金鐘、玉磬皆喚到牀前，將分家的話言了一遍。

姚庚聞言心中歡喜，口呼：「父母若分家，我是長子為大，家產宜三七分之，我得七成，兄弟得三成，才是正理。」安人聞言不悅：「你這畜生滿口胡言！自古分家，皆是平分，哪有三七？」姚庚被母訓斥，把嘴一撇，甚是不悅。姚義口尊：「父母在上，兒與兄長是一母同胞，至親骨肉，若分家恐親朋嗤笑。」

家產不分，兄長掌管，兒不過隨兄長度日，吃飯穿衣就足矣。」

老員外說：「現今分開好，省日後你二人爭論，反為不美。就著父母在世，與你兄弟二人均分了罷。」將房產地土、金銀錢財，一件一件俱各開寫明白。即請親友到來，對眾平分，兄弟二人各分一半，把一所大宅分為兩院，各住一院。

老員外與兄分家之後，未過三日而逝。兄弟二人發送父親，喪事已畢，高氏安人素知姚庚不孝，劉氏陰毒不情，就住在姚義家中。這姚庚自從父亡後，就任意胡為，吃酒嫖妓，交些狐朋狗友無賴之徒。高氏安人知姚庚在外胡行，常常相勸，姚庚暗恨姚義調唆母親排他。

一日，高安人向姚義說道：「你雖分了一分家私，天長日久坐食山空，只恐漸漸蕭條。依為娘主意，你帶幾百銀子出外貿易一番，一則見見世路人情，二則賺些銀錢，添補養家，豈不是兩益？」姚義說：「母親之言雖好，怎奈母老，孩兒不敢離家。」老安人說：「無妨，我身體還健壯，兒媳賢惠，又有小孫孫膝下承歡，無庸惦念。」姚義口呼：「母親既然吩咐，孩兒焉敢不遵？明日為兒帶三百銀，往蘇杭一帶去，遇著便宜貨物，販些進京，定有餘利。大約年前回家看母。」

母子在房中講話，不防被劉氏盡情聽去，心中不悅，暗想：「婆婆偏心，疼愛次子，不疼大兒。他二叔此去經營，一定家業必興；我的丈夫只會浪費錢財，必然有失。這件事可把我氣殺！若出這口氣，除非害死姚義。」正在心中想計，見丈夫姚庚走進房中，劉氏就將姚義欲去貿易學說一遍。姚庚聞言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他年紀未滿三十，從小嬌養，淨讀書未出過門，若去貿易，必定折本。非是我自誇海口，我也去貿易，看一看誰賠誰賺！」劉氏說：「你與姚義賭氣，出外也作買賣去，這不可。一來我家中無人，二來賺利有限。我有一件現成絕好的買賣，你肯作嗎？」姚庚說：「能賺錢我就作。」劉氏說：「咱的母親總偏心向姚義，看見你如眼中釘。他既無情，誰還有義？」

什麼親兄親弟，依我看，誰有飯誰吃。不如明日你裝一強盜，暗藏利刃，在荒郊殺死姚義，一來你得他的財，二來母親無指望，何愁不疼你我？」姚庚聞言大悅，說：「賢妻，明晨我帶鋼刀一把，在密鬆林裡將他殺死，何愁他的家業不歸我手？」不言姚庚夫婦定計害弟，且說楊氏素嫺知丈夫去貿易，連忙打點行囊，將三百銀裝在褥套，外有路費碎銀。收拾已畢，遂置辦酒菜，與夫主饒行。安人上坐，夫妻二人同金鐘在下面相陪。安人說：「明日我兒出外貿易，你飲為娘三杯發財酒，要你飲乾。」剛要斟酒，忽然一陣怪風，將燈燭吹滅。安人大驚，說：「此風定主不祥，且不可出外貿易。」姚義口呼：「母親，孩兒依仗母親福庇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兒在路途早歇晚行，諸事多加仔細，大約無妨。」

按下母子房中講話，再說劉氏忽然想起一事，說：「當家的，我想起一件事，昔日與他二叔分家，曾有祖上留一對赤金龍頭鐲子，未寫在分單上。這物必定奶奶隱匿起，與了姚義。」

就他未出外，你過去將鐲要了來，與咱哥戴，強如便宜別人。」

姚庚說：「若不是賢妻你想得到，我真忘了。可恨母親心眼太偏，匿起金鐲，給他小兒。我明日把姚義殺了，看你倚靠何人？」

言罷，怒狠狠竟走到姚義院來。

姚義見兄長來，忙站起說：「兄長請坐。」姚庚昂然不理，氣狠狠向安人講話：「母親，你枉活了六七十歲，太也糊塗，為什麼一樣兒子兩樣看？你心太偏，姚義若是死了，看你倚靠誰？既分了家，為何這紫金鐲藏匿不分給我？是何道理？今晚非鬧喪不可。」

高氏安人見逆子姚庚行事兇惡，出口不遜，若與他動氣，惟恐他找尋姚義，只可忍氣吞聲，反含笑說：「我兒有話慢講，何須這樣著急？你因祖遺金鐲現在我身，你拿一隻去何妨，就這樣著急！」言畢，遂將鐲子一隻遞與惡子。姚庚接鐲，洋洋得意而去。老安人見逆子出言不遜，並無母子之情，一陣傷心，不由落下淚來。姚義相勸：「你老何必悲傷？我的兄長雖然性情不好，後來自有改過之日，母親何必生氣？」遂與安人斟上酒。安人說：「這紫金鐲祖上遺留之物，逆子拿去一隻，這一隻與金鐘帶罷，以為遺念。」遂將鐲子遞過去。不覺譙樓起更，遂命楊氏撤去殘席，說：「明日你丈夫起身，須要早些安歇。」

遂各歸寢室。

這姚庚手執鐲子走進自己房來，劉氏問：「金鐲可曾要來？」

姚庚說：「我去愜氣，哪有要不來之理？若不動怒生嗔，他也不肯善給。」遂將金鐲遞與劉氏，劉氏接鐲歡喜，說：「此鐲做

的樣式甚好，給馨哥帶著玩。」遂與玉馨帶在胳膊上。復低聲說：「你明日去殺姚義，須要仔細，須防別人看見，有些不便。」姚庚說：「賢妻放心，我自理會。」一夜無話。

次晨，姚庚暗帶短刀一把，先出門在雙陽岔路密樺林內，隱身等候，不表。

且言姚義早起拜辭老母，又來告別兄嫂，劉氏連房門也不開，隔窗說：「你哥哥有事，一早出門去了。我還未起來，他二叔千萬莫怪。」姚義聞言，退轉回來，進了自己房中，與妻子作別，口呼：「賢妻，今晨卑人出外貿易，須要你在老母膝下代卑人行孝，侍奉勸解，莫要想我。就是兄嫂有不週之處，多要忍耐。為夫的在外好安神放心。」楊氏說：「妾身知曉。夫主在外，須要多加仔細保重。」夫妻二人灑淚相別，姚義獨自一人背負行囊，奔大路而行。

正行之間，忽聞鬆林內大喊一聲，見一凶徒持刀趕奔前來，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乃是兄長姚庚。姚義口呼：「兄長，這作何為？」姚庚立目橫眉，大喊一聲說：「誰是你兄長？咱二人冤仇似海！你在家暗中調唆老母不疼我。姚庚今日半路來要你的命，殺了你，以絕老母想望！」姚義聞言，只嚇得面色焦黃，跪倒塵埃，口尊：「兄長且息雷霆之怒，小弟情願將家業不要，讓兄長所管，以留小弟革命。且看同胞之情。」苦苦哀告。姚庚只是微微冷笑，說：「我有心饒你不死，只恐你回家，我的性命難保。咳！常言說：『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』今不殺你，我必受你之害。你我是前世冤家，今日窄路相逢，該著你作刀頭之鬼。」舉起明晃晃鋼刀，照著姚義砍來。只嚇得姚義魂飛海外，魄散九霄，伏在地上，雙目緊閉，只等刀落喪生。列公，為人在世，卻有善惡昭彰，姚庚萬惡不仁，暗中豈無神鬼撥攔？眼睜睜姚庚的刀落在姚義頭上，刀刃朝上，刀背朝下，只聽「叭」的一聲，把姚義的頭顱打破，鮮血直流，竟自昏過去了。姚庚此時心內慌張，忙中有錯，只當一刀將姚義殺死，又恐被人看見，撂下刀，扛起褥套，邁步如梭，飛奔回家。見了劉氏，將殺姚義之事低聲說了一遍。劉氏聞言，喜之不盡，遂將銀子並褥套俱各收藏起來。這話按下不言。

且表姚義被姚庚刀背打傷，躺在地上昏迷過去，不多時來了一伙販賣綢緞的客人，從此經過，見一人躺在地上，見他頭破血出，暗想必是遇見劫徑的強盜，劫財害命，因此喪生。內中有一位財主，姓梁名法，為人意軟心慈，好行善事，見姚義屍身在驢子上，點頭哀歎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